

懷念的味道

薰風南來，知了乍停而續自周遭鬱鬱的樹林間響起；停駐於枝桠間的鳥兒清脆悅耳的叫聲，填滿夏日的每個角落，也彷彿喚起了那記憶中味道……。

依稀記得那年季夏，爺爺在紅褐土壤蹣跚，將採收金黃飽滿的芒果，製成那最懷念的——芒果冰沙。

從小，「嗜冰成癡」的我，總在火傘高張的日子裡，央求爺爺買冰給我吃。「我想吃義美冰淇淋的草莓口味！」。「我想吃哈根達斯覆盆子口味的雪糕！」但，爺爺總以那些東西都是垃圾食物為由，無視我惱人的請求。

爺爺年逾花甲，頭髮斑白；一臉清癯的模樣；身形略顯薄弱，使他和同齡的長輩們有所差異。爺爺家在臺東市郊，小平房外有一處農田，種有兩棵芒果樹，而我曾問他為什麼只種兩棵？他只用台語簡單說了：「雙雙對對啦！」作為回答，滿臉疑惑的我也只能相信了（儘管他可能是為了敷衍我亂回答的）。

臺東的太陽好似特別熱，烈日當空，陽光如離弦的箭毫無保留的綻放在地面彷彿皮膚一晒到陽光就會立刻泛紅發痛；身體的每個毛細孔如同炙烤般的燃燒著，即便如此，爺爺仍吆喝著我去幫忙採芒果。約莫不久，背部近乎濕透，汗腺宛如失控，豆大的汗珠垂直的滴落在明黃色的果實上！「超熱的，為什麼我不能和別人家的小孩一樣在冷氣房裡吃冰淇淋玩手機？」隨即我丟下剪刀，走向陰涼的客廳，並在接下來的整日與手機為伍。

年幼的我為了宣洩心中的不滿，在心中築起一道高牆隔絕與爺爺的交流，直到看見他拿著一顆大小勻稱的芒果穿過客廳走到廚房……。

我探頭遠遠看向那廚房裡那瘦骨嶙峋的背影，驅使著不太靈動的雙手將小巧的芒果一分為二，汁水淋漓瞬間如岩漿般自果皮間湧出，接著大致將果肉取出後，放入果汁機，最後丟進一顆顆晶瑩剔透的透明方形冰塊、加入些許的白色砂糖，按下開關後，爺爺將完成的芒果冰沙倒入我的杯中。

隱約記得自從那次後，就再也沒吃過爺爺做的芒果冰沙。

如今爺爺已耄耋之年，身體機能逐漸「失修」甚至無法再次下廚，平房外的那兩棵芒果樹也因疏於照顧，逐漸枯槁，無法結出光澤飽滿而圓潤的芒果。舊時王謝堂前燕，我想正有幾分相似吧！隨後我在老舊廚房內找到一個布滿灰塵的紙箱，箱內放著幾年前的那台飛利浦果汁機，接著和爺爺確認那尚可使用後，我便出門尋覓芒果。

「現在這個夏雪芒果當季的，最甜最好吃！」那是菜市場賣蔬果的阿姨和我說的。買了幾顆，回爺爺家後用自來水仔細清洗，接著我選了一把廚房裡最鋒利的刀，劃開取出果核，在果肉上切起一道道縱橫交錯的直線後，放進果汁機，加入冰塊，最後加入天然的蜂蜜取代原本的砂糖——那是我印象中爺爺製作的製作方法。

將完成的芒果冰沙送入口中——迎面而來的寒氣霎時讓舌頭無法承受，夏雪芒果無孔不入的香氣宛若讓人暫時失去其他的知覺，此刻，只想闔上眼簾，讓每一口的咀嚼都能充分享受這場味覺饗宴，直到吞進最後一口，適才濃郁的

果香，依舊縈繞舌齒間，久久不散。

儘管我的口舌對於這夏雪芒果冰沙是如此迷戀，內心深處仍有一絲空虛，總覺得好像缺了個味？我反覆調整製作，但，就是做不出當年爺爺的那杯芒果冰沙。我盛給爺爺享用，他喝了一口後，露出微笑說：「不同人做的，味道當然不一樣！」此刻，我才感慨多年前那杯芒果冰沙的味道，只能在腦海，在心裡，再一次的品嚐。

我站在屋簷下聆聽知了在枝桠間的高歌。或許，廚房內的爐火會轉弱；蔥龍的草木會萎落；曾經美好的回憶會逐漸昏成濛濛的夕陽，但是，爺爺的那杯芒果冰沙在我味覺的記憶中，將會成為——永恆。

(共 1363 字)